

卷第九十 異僧四

杯渡 釋寶志

杯渡

杯渡者，不知姓名，常乘木杯渡水，因而為號。初在冀州，不修細行，神力卓越，世莫測其由。嘗於北方，寄宿一家，家有一金像，渡竊而將去。家主覺而追之，見渡徐行，走馬逐之不及。至於孟津河，浮木杯於水，憑之渡河，不假風掉，輕疾如飛，俄而渡岸，達於京師。見時可年四十許，帶索襤褸，殆不蔽身。言語出沒，喜怒不均。或剖冰扣凍而洗浴，或著履上山，或徒行於市。唯荷一蘆圖子，更無餘物。嘗往延賢寺法意道人處，意以別房待之。後欲往瓜步，至（至原作江，據明抄本改）於江側，就航人告渡，不肯載之。復累足杯中，顧眄言詠，杯自然流，直渡北岸。向廣陵，遇村舍、李家八關齋，先不相識。乃直入齋堂而坐，置圖於中庭。眾以其形陋，無恭敬之心。李見蘆圖當道，欲移置牆邊。數人舉不能動。渡食竟，提之而去，笑曰：「四天王李家。」於時有一豎子，窺其圖中，有四小兒，並長數寸，面目端正，衣裳鮮潔。於是追覓，不知所在。後三日，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，李禮拜請還家，日日供養。渡不甚持齋，飲酒噉肉，至於辛膾，與俗不殊。百姓奉上，或受不受。沛國劉興伯為袁州刺史，遣使要之。負圖而來。興伯使人舉視，十餘人不勝，伯自看，唯見一敗衲及一木杯。後李家復得二十餘日，清旦忽云：「欲得一袈裟，中時令辦。」李即經營，至中未成。渡雲暫出，至暝不返。合境聞有異香，疑之為怪。處處覓渡，乃見在北岩下，敷敗袈裟於地，臥之而死。頭前腳後，背生蓮華，極鮮香，一夕而萎。邑共殯葬之。後日有人從北來云「見渡負蘆圖，行向彭城。」乃共開棺，唯見敗衣。既至彭城，遇有白衣黃欣，深信佛法，見渡禮拜，請還家。至貧，但有麥飯而已，渡食之怡然。止得半年，忽語欣云：「可覓蘆圖三十六枚，吾須用之。」答云：「此間止可有十枚，貧無以買，恐不盡辦。」渡曰：「汝但檢覓，宅中應有。」欣即窮檢。果得三十六枚，列之庭中。雖有其數，亦多破敗。命欣次第孰視，皆已新完。渡密封之，因語欣令開，乃見錢帛皆滿，可堪百許萬。識者謂杯渡分身他土，所得親施，回以施欣。欣受之，皆為功德。經一年許，渡辭出，欣為辦糧食。明晨，見糧食皆存，不知渡所在。經一月許，復至京師。時潮溝有朱文殊者，少奉佛法。渡多來其家，文殊謂渡云：「弟子脫捨身沒後，願見救濟，脫在好處，願為法侶。」渡不答。文殊喜，佛法默默，已為許矣。後東遊入吳郡，路見釣魚師，因就乞魚。魚師施一饒者。渡手弄反覆，還投水，游活而去。又見網（網原作往，據明抄本改）師，更從乞魚。網師瞋罵不與，渡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。俄而有兩水牛鬥其網中，網碎敗，不復見牛，渡亦已隱。行至松江，乃仰蓋於水中，乘而渡岸。經涉會稽剡縣，登天台山。數月而返京師。少時，游止無定，請召或往不往。時南州有陳家，頗有衣食，渡往其家，甚見迎奉。聞都下復有一杯渡，陳父子五人，咸不信，故下都（都原作鄉，據明抄本改）看之，果於其家杯渡形相一種。陳設一合蜜姜，及刀子陸香（高僧傳子下有薰字，香下有手中二字）等，伺渡。渡即食蜜姜都盡，餘物宛在膝前。其父子五人，恐是其家杯渡，即留二弟停都守視，餘三人還家。見杯渡如舊，膝前亦有香刀子等，但不噉蜜姜為異爾。乃語陳云：「刀子鈍，可為磨之。」二弟還都，云：「杯渡已移靈鷲寺。」其家忽求黃紙兩幅，作書不成字，合同其背。陳問上人作何券書，渡不答，竟莫測其然。時吳部民朱靈期使高麗還，值風，船飄經九日，至一洲邊。洲上有山，山甚高大，入山彩薪，見有人於路，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。行千餘里，聞磬聲香煙，於是共稱佛禮拜。須臾，見一寺甚光麗，多是七寶莊嚴，又見十餘石人，乃共禮拜。還反行少許，聞唱道聲，還往更看，猶是石人。靈期等相謂：「此是聖僧，吾等罪人，不能得見。」因共竭誠懺悔。更往，乃見真人，為期等設食，食味是菜，而香美不同。眾食竟，共叩頭禮拜，乞速還至鄉。有一僧云：「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，但令至心，不憂不速也。」因問期云：「識杯渡道人不。」答言甚識。因指北壁，有一壺，掛錫杖及鉢，云：「此是杯渡住處，今因君以鉢與之。」並作書著函中，別有一青竹杖，謂期言：「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，閉目靜坐，不假勞力，必令速至。」於是辭別，令一沙彌送至門上，語曰：「此道去，行七里至船，不須從先路去也。」如言西轉，行七里許，至船。即具如所示，唯聞舫從山頂樹上過，都不見水，經三日，至石頭淮而住，亦不復見竹杖所在。舫入淮，至朱雀，乃見杯渡騎大航蘭，以捶捶之曰：「馬何不行？」觀者甚多。靈期等在舫，遙禮之。渡乃自下舫，取書並鉢，開書視之，字無人識者。渡大笑曰：「使我還耶。」取鉢擲雲中，還接之曰：「我不見此鉢，四千年矣。」渡多在延賢寺法意處，時世以此鉢異物，竟往觀之。一說云：靈期舫漂至一窮山，遇見一僧來，雲是渡弟子，昔持師鉢而死冶城寺，今因君以鉢還師，但令一人擎鉢舫前，自安隱至也。期如所教，果獲全濟。至南州杯渡，期當騎蘭之日。爾日早出，至晚不還，陳氏明但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：「福經門，靈人降。」字勁可識，其家杯渡遂絕跡矣。都下杯渡往來山邑，多行神咒。時庾常婢偷物而叛，四追不擒，乃問渡，云：「已死，在城江邊空塚中。」往看果如所言。孔寧子時以黃門侍郎在家患病，遣信請渡，咒竟云：「難差，見有四鬼，皆被傷截。」寧子泣曰：「昔孫恩作亂，家為軍人所破，二親及叔，皆被痛酷。」寧子果死。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，眾治不癒，被請僧設齋。坐有僧，勸迎杯渡。渡既至，一咒，病者即愈。齊諧伏事為師，因為作傳，記其從來神異，不可備紀。元嘉三年九月，辭諧入東，留一萬錢物寄諧，請為營齋，於是別去。行至赤山湖，患病而死。諧即為營齋，並接屍還，葬建康覆舟山。至四年，有吳（吳原作五，據明抄本改）興邵信者，甚奉法，遇傷寒病，無人敢看，乃悲注念觀音。忽見一僧來，雲是杯渡弟子，語云：「莫憂，家師尋來相看。」答云：「渡久已死，何容得來？」道人云：「來復何難。」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，與服之，病即差。又有杜僧哀者，住在南岡下，昔經伏事杯渡。幾病甚篤，乃思念，恨不得渡與念神咒。明日，忽見渡來，言語如常，即為咒，病者便愈。至五年三月，渡復來齊諧家。呂道惠、聞人（人原作而，據高僧傳改）恒之、杜天期、水丘熙等並見，皆大驚，即起禮拜。渡語眾人，言年當大凶，可勤修福業。法意道人甚有德，可往就之。修立故寺，以禳災禍也。須臾，門上有一僧喚，渡便辭去，云：「貧道當向交廣之間，不復來也。」齊諧等拜送慇懃，於是絕跡。頃世亦言時有見者。（出《高僧傳》）

釋寶志

釋寶志本姓朱，金城人。少出家，止江東道林寺，修習禪業。至宋大始初，忽如僻異，居止無定，飲食無時，發長數寸，常跣行街巷。執一錫杖，杖頭掛剪刀及鏡，或掛一兩匹帛。齊建元中，稍見異跡，數日不食。亦無饑容；與人言，始苦難曉，後皆效驗；時或賦詩，言如識記。江東士庶皆共事之。齊武帝謂其惑眾，收駐建康。既且，人見其入市，還檢獄中，未猶在焉。志語獄吏：「門外有兩輿食來，金鉢盛飯，汝可取之。」既而齊文惠太子、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志，果如其言。建康

居之後堂，一時屏除內宴，志亦隨眾出。既而景陽山上，猶有一志，與七僧具。帝怒，遣推檢其所。關（明抄本關作閣）吏啟云：志久出在（在原作有，據高僧傳改）省，方以墨涂其身。」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志，遣使於龍光闕賓二寺求之，並云昨宿且去。又至其常所造侯伯家尋之，伯云：「志昨在此行道，旦眠未覺。」使還以告，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。志常盛冬袒（冬袒原作束袒，據高僧傳改）行。沙門寶亮欲以衲衣遺之，未及發言，志忽來引衲而去。後假齊武帝神力，使見高帝於地下，常受錐刀之苦，帝自是永廢錐刀。武帝又常於華林園召志，志忽著三重布帽以見。俄而武帝崩，文惠太子及豫章王相繼而薨。永明中，常住東宮後堂。一旦平明，從門出入，忽云：「門上血污衣。」褰衣走過。及鬱林見害，車載出此，帝頸血流於門限。齊衛尉胡諧疾，請志，志註疏雲明日，竟不往。是日諧亡，載屍還宅。志曰：「明日屍出也。」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，辭志，志畫紙作樹，樹上有鳥，語云：「急時可登此。」後顯達逆節，留齊之鎮州。及敗，齊之叛入廬山，追騎將及。齊之見林中有一樹，樹上有鳥，如志所畫，悟而登之，鳥竟不飛。追者見鳥，謂無人而反。卒以見免。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，往詣（原無詣字，據明抄本補）志。遙見而走，大呼云：「圍台城，欲反逆，斲頭破腹。」後有句事發，偃叛往朱方，為入所得，果斲頭破腹。梁鄱陽忠烈王，嘗屈志至第，忽令覓荊子甚急，既得，安於門上，莫測所以。少時王出為荊州刺史。其預鑿之明，此類非一。志多往來興皇、淨名兩寺。及梁武帝即位，下詔曰：「志公跡均塵垢，神遊冥漠，水火不能焦濡，蛇虎不能侵懼。語其佛理，則聲聞無上；談其隱淪，則道行高著。豈得以俗士凡情，空相拘制，何其鄙陋，一至於此。自今行來，隨意出入，勿得復禁。」志自是多出入禁中，長於台城。對梁武帝吃鱸，昭明諸王子皆侍側，食訖，武帝曰：「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。師何謂爾？」志公乃吐出小魚，依依鱗尾，武帝深異之。如今秣陵尚有膾殘魚也。天監五年冬旱，雩祭備至，而未降雨。忽上啟云：「志病不差，就官乞活，若不啟白官，應得鞭杖。願於華光殿講勝鬘經請雨。」梁武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竟，夜更大雨。志又云：「須一盆水，加刀其上。」俄而天雨大降，高下皆足。梁武嘗問志云：「弟子煩惱未除，何以治之？」答云：「十二。」識（識原作識，據明抄本改）者以為十二因緣，治惑藥也。又問十二之（文原作之，據明抄本改）旨？答云：「在書字時節刻漏中。」識者以為書之在十二時中。又問弟子何時得靜心修習？答云：「安樂（樂原作藥，據明抄本改）禁。」識者以為禁者止也，至安樂（樂原作藥，據明抄本改），時乃止（原無止字，據高僧傳補）耳。後法雲於華林講法華經，至假使黑風，（假使黑風原作假使風墨，據法華經改）志忽問之有無。答云：「世諦（諦原作帝，據明抄本改）故有，第一義則無也。」志往復三四番，便笑云：「若體是假有，此亦不可解，難可解。」其辭旨隱沒，類皆如此，有陳徵虜者，舉家事志甚篤。志嘗為其見真形，光相如菩薩像焉。志知名顯奇，四十餘載，士女供奉者，不可勝數。然好用小便濯發，俗僧暗有譏笑者。志亦知眾僧多不斷酒肉。譏之者飲酒食豬肚，志勃然謂曰：「汝笑我以溺洗頭，汝何為食盛糞袋？」譏者懼而慚服。晉安王蕭綱初生日，梁武遣使問志，志合掌云：「皇子誕育幸甚，然冤家亦生。」於後推尋曆數。與侯景同年月日而生也。會稽臨海寺有大德，常聞揚州都下有志公，語言顛狂，放縱自在。僧云：「必是狐狸之魅也。願向都下，覓獵犬以逐之。」於是輕船入海，趨浦口。欲西上，忽大風所飄，意謂東南，六七日始到一島中。望見金裝浮圖，干雲秀出，遂尋徑而往。至一寺，院宇精麗，花卉芳菲，有五六僧，皆可年三十，美容色，並著員緋袈裟，倚仗於門樹下言語。僧云：「欲向都下，為風飄蕩，不知上人此處何州國？今四望環海，恐本鄉不可復見。」答曰：「必欲向揚州，即時便到。今附書到鍾山寺西行南頭第二房，覓黃頭付之。」僧因閉目坐船，風聲定開眼，如言奄至西岸。入數十里，至都。徑往鍾山寺訪問，都無有黃頭者。僧具說委曲，報云：「西行南頭第二房，乃風病道人志公。雖言配在此寺，在都下聚樂（樂原作藥，據明抄本改）處，百日不一度來。房空無人也。」問答之間，不覺志公已在寺廚上，乘醉索食。人以齋過日晚，未與問。便奮身惡罵。寺僧試遣沙彌繞廚側，漫叫黃頭。志公忽云：「阿誰喚我。」即逐沙彌來到僧處。謂曰：汝許將獵狗捉我，何為空來？」僧知是非常人，頂禮懺悔，授書與之。志公看書云：「方丈道人喚我，不久亦當自還。」志公遂屈指云：「某月日去。」便不復共此僧語。眾但記某月日。至天監十三年冬，於台城後堂謂人曰：「菩薩將去。」未及旬日，無疾而終。屍體香軟，形貌熙悅。臨亡，燃一燭以付後閣金人吳慶。慶即啟聞，梁武歎曰：「大師不復留。以燭者，將以後事屬我乎？」因厚加殯送，葬於鍾山獨龍之阜。仍於墓所立開善寺，敕陸倕制銘於塚內，王筠勒碑文於寺門。傳其遺像，處處存焉。初志顯跡之始，年可無五六十許，而終亦不老，人誠莫測其年。有餘捷道者，居於京師九日台北，自言是志外舅弟，小志四年。計志亡時，應年九十七矣。又後魏有沙門寶公者，不知何處人也，形貌寢陋，心識通達，過去未來，預睹三世。發言似識，不可得解。事過之後，始驗其實，胡太后問以世事，寶公把粟與雞，喚朱朱，時人莫解。建義元年，後為爾朱榮所害，始驗其言。時有洛陽人趙法和，請占早晚當有爵，寶公曰：「大竹箭，不須羽。東廂屋，急手作。」時人不曉其意。經月餘，法和父亡。大竹箭者，苴杖；東廂屋者，倚廬。初造十二辰歌，終其言也。此寶公與江南者，未委是一人也兩人也。（出《高僧傳》及《洛陽伽藍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